

星期

第卅三號

天笑主任

THE SUNDAY No. 33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民國十一年陽曆十月十五日陰曆八月廿五日發行

星期

第三十三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廣告價目

等第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嫦娥



傅何生君贈

坐者 歐陽予倩

立者 芙蓉艸



香港之自來水龍頭前

請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五洲固本肥皂係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出品該廠卽歐戰前德僑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去歲由五洲藥房收買後遂改今名所製粗皂堅結耐用經霜經暑無劇烈及泛潮之弊香皂則重用香料馨香馥郁歷久不變爲國貨肥皂第一良品如蒙惠顧價目克己上海及各埠五洲藥房及各洋廣貨店煙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 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 謹啓

內務部批第四九八號

原具呈人 袁燮元

呈查件

呈為製造藥露懇請化驗註冊由

呈悉瘋癱骨痛露解毒止痛露藥品二種請化驗註冊等情到部當經令據衛生試驗所化驗呈稱內無有害物質自應准予立案合行批示遵照此批

中華民國



十八日

內務總長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 外埠均有寄售 函購款到即寄

內務部化驗農商部註冊



袁製瘋癱骨痛露 解毒止痛露 風行二十餘年功效卓著遠近馳名適因無耻奸商影射圖利為此呈請內務部化驗農商部註冊嚴禁假冒幸購服者認明金鷄商標庶不致誤


及時行樂
天和風清良辰美景
小曲京戲娓娓動聽
留聲機器百代發明
全家團聚共娛清音
宛然劇場不出門庭
梅派譚調高下分明
價目既廉名角又眞
諸君不信買來聽聽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若索樣本只須一信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器價目樣本函索即寄

星期第三十三號目錄



破曉



天笑

一個報館裏的總編輯先生他每天總要到破曉四五點時候歸家他那昏倦沉重的眼睛在電燈光下持續做了有六七小時的工作什麼大樣咧小樣咧原稿咧清稿咧那些嚮壁虛造的電報指東話西的通信支離佶屈的譯稿依違兩可的詳論鬧得人頭昏眼暗一出門來似乎覺得透過氣來得着一些兒新鮮的空氣

他便喚起那個鼾聲如牛吽的包車夫拖出他那敞篷而鏽黃的一輛包車那個晨夕相追隨的車夫揩着眼睛從他香夢沉酣中追回來還有些癡癡出神的樣子一回兒主人已上車有一種安車以當步的神態那個街頭頑劣小兒呼他爲兩腳馬的代名詞的也就得得的向前跑了

這時那個天光由墨灰色而魚肚白而淡青而東方一角又常常幻成異彩這就是平澹之餘又成絢爛了罷而有時還掛着殘月一鈎但也覺着黃得可憐幾點疏星歷落在那裏蕩漾要是有詩意的先生們這個比擬又說是青玉版上嵌着許多的金剛鑽在

那裏閃爍作光可是那位編輯先生已神倦欲眠發不出這個幻想來了

地上的濃霜宛似平鋪了一層小雪被車夫的草鞋踏得歷亂也有被薄霧薰蒸已經融化了的所以過橋的時候很覺滑澾河裏偶逢潮漲的當兒把幾艘廠家裝貨的船幾乎要並到岸上來江北人的船上在這破曉時光有時也起了一縷炊烟無力的在空中微裊

馬路上的電燈也正和這位編輯先生表同情好似辛苦了一夜疲倦不堪淡青的天光已照徧大地人家就覺得這電燈在白晝中是個無用之物他熒熒的雖無礙於人人却似乎有些厭棄他已忘了他徹

夜光明的恩惠那時僅見有一兩個巡捕披着他半截的斗蓬徘徊在電桿木的下面只把他的皮靴頓地作聲宛如踏得出什麼暖氣來的一般

編輯先生的人力車漸漸兒快起來了偶然行過密集的小店肆和終夜不關門的豆腐店倒大有人氣此外便是馬車行門雖設而常開低矮沿街的樓上近那灰色玻璃窗口也遮了個紅布窗帘內隱一燈時時聽得小兒的啼聲和他母親的柔輭嗚拍聲還帶着些男子重濁的囈語聲編輯先生想這便是人生安息的時候啊還是人生苦惱的時候啊

雞聲也聽得一二可是這個市場上已沒有餘地和餘閑可以養雞轉不如荒村茅店雞聲之多到此地

來的雞大概都宣告死刑了罷編輯先生所最不忍看的便是那些羊角車上裝着的雪白肥胖沒有頭的猪剛剛洗剝好了送到肉店裏去他那肉色白得和六月裏各家店舖中赤膊的大塊頭一樣而又少却一個頭但是編輯先生越不要看每天這個時候總遇着那些赤裸裸的無頭白猪久而久之編輯先生也成了個司空見慣變成個目中有猪心中無猪到三四點的時候馬路上便發見那些乘着人力車的賣菜傭他們老是把扁擔籃子以及種種工具一古腦兒的安置在車上便成了一輛武裝的黃包車而車上的先生常常有一種鼾聲好似火車的放氣一般本來一輛人力車要是坐兩個女子例所不禁倘然是兩個成年的男子共坐一車就要起巡捕先生的干涉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却常常見兩個偉男子叠股而坐街上的巡捕也放任自由要用古典主義說起來可當得『金吾不禁』罷

編輯先生常常遇見有幾個和尙三五成羣的在馬路上走雖然天已亮了手中還每人提着一個燈籠果然也有點着火的却也有提着空燈籠的編輯先生莫名其妙倒是這位當顧問的包車夫告訴他主人說這是出家人散了道場大概本地人新亡故了什麼人終請和尙念一夜經做一堂『繫念』免免伴靈時的枯寂死者也得着些好處編輯先生恍然大悟但還不知道各提一個燈籠的道理顧問又道

一個和尙一個燈籠就有一枝蠟燭這是爲要一支蠟燭起見便不妨名備一個燈籠編輯先生暗笑這個和尙也是『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嗎有一天編輯先生遇見了四五組提空燈籠的和尙他心中歎息和尙生涯之發達而本地方死人之衆多

我記得從前人刻詩集總附着『方外』和『閨秀』兩門這一位編輯先生在破曉時候所遇的除了常常遇見一羣和尙以外又遇着許多脊征的女子大概總是亂髮蓬鬆脂痕狼藉不知道他們爲甚的辜負香衾在曉風殘月中奔走這時候臉上的粉眉上的黛都失了他的部位燈下的美人和早起的美人真是別有一個境界啊顯見得他們都是爲環境所迫金錢所驅使因此聯想到生活和罪惡相關聯的一條路

有兩種車子最忙迫的在晨光熹微中行走一是牛奶車一是糞車人類中的營養與排洩可知最爲重要之點然而常常因此擾人淸夢尤其是糞車使人類厭惡但終爲自然所逼迫雖有極大的偉力也不能打破這個人類所厭惡的自然力祇能乘着人類休息疲倦的當兒偷偷的把來收拾了而且人是個有理性的動物也不能似牛和馬的那類動物當街排洩因此便生出無數勞動於這項排洩物的人

編輯先生到家總在天大明了陽光微微似有揭開大地黑幕探首出來的意思剛剛把門鈴略一撳這

位感覺靈敏的夫人就呼那個早起慣的老媽子開門了編輯先生到了家中覺眼前景物都有些灰色景象在人家漸漸的要起來工作的時候他的一天的工作在這時候倒算完了吃了一碗薄粥蒙被而臥直睡到下午起身再預備做那半夜的動物

破曉

中國迷信談

（飛雲）

牆壁間往往見貼有一紙小字條。上面寫着『出賣重傷風』五個字。也是一種迷信。是個移禍之法。也有兩句歌訣。喚做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人家一見了這個條子。就移到別人身上去了。倘然如此。凡是重傷風的。只要在新聞紙上登一條廣告。就給人家買去了。有這個道理沒有。

臭蟲談

（介子譯）

臭蟲為最長壽之物。能不需飲食而活一年。

臭蟲隱處任何罅隙內。入夜則蠕蠕然出而掠食。其白色橢圓之卵。產生於任何叢厚裂縫。罅隙之處。並易藏居被褥摺縫中。

如以强烈石炭劑之類塗塞於各種縫隙之內。可為驅除臭蟲之良好毒藥。

設善用硫黃薰室法。亦可驅除臭蟲。雖不能驅其蟲卵。但可間接除之。硫黃五磅或同量之硫黃燭。足敷燃薰於每一千立方尺室內之用也。如欲滅盡蟲卵。則可於十日之後。再如前法辦理一次。可成全功。因蟲卵歷十日後。均已孵化而出也。



背後談妻者

卓呆

某某俱樂部的休息室中四位紳士在那裏吸烟上面電燈照耀如同白晝這甲乙丙丁四位紳士一壁吞雲吐霧一壁在那裏談論對於夫人的不平話一把烟捲點着火用力吸了一口說道講到這種地方像我的妻到底是外國人自然與你們的不同了當初天然是自由結婚這一層也與你們很兩樣但是雖稱自由結婚在同人種間……至少要我在外國時却未始不能照理想做去一回到我本國來就有變動了自由結婚反成了不自由結婚咧本來從我妻的一面說起來却是伊離鄉背井趕到天涯萬里的異域所依靠的自然只有這唯一的丈夫了所以伊一刻也不願把我放開到別處去這雖很有替伊表同情的價值不過在我這被伊囚禁的身體實在是苦極了什麼緣故呢伊等——我用複數來說也不限定我的妻所有外國婦人嫁到我中國來的風俗不必說言語飲食等都不能入鄉從鄉無論如何要用伊本國的風俗習慣的就像我的妻已經來了八年了中國話還不很懂伊也不想去懂他這

種樣子勢必交際範圍極狹即使有社交的往來也不會有可以談談心的朋友了於是一切事情不能不由丈夫去補助伊但是中國的習慣丈夫個人他自己也有交際的爲着交際有時要弄得夜深纔能回家像今夜也是如此啊——這在我妻看來便很爲不平本來產了小孩子大可以安慰伊的無聊然而伊又把小兒一齊叫乳媽去管去自己一點不肯與小兒作伴尋樂實在這種性質的外國婦人除丈夫以外伊覺不喜歡別求安慰伊的事物豈不可笑呢

乙便接下去說道丈夫以外不求別的安慰伊的事物如此再好也沒有了這是很好的優點啊講到這一層我的妻竟大大的不對丈夫從來不放在伊眼中伊只是在丈夫以外去求安慰伊的物今天音樂會明天慈善會忽而某夫人請看戲忽而某小姐請赴宴一星期中足有五六天是夜裏在外面遊玩着本來我也與伊不相上下每夜總是不在家的這也沒法……實在我這種丈夫除了買鑽戒綢衣料給伊外竟不懂別的安慰伊的方法了也是很可笑啊說罷笑了一陣伸手去拏那火柴匣了

丙把金烟嘴放在灰缸上也啓口道你們不曉得妻這件東西還你只管安慰伊總也安慰不盡的啊本來我的妻或者是健康上有些異狀的緣故愈去安慰伊伊反愈容易生氣這麼說來好像是我有些懼

內其實不然我第一步就走錯了路了伊是生長在順境之中的幷且父母只有伊一個寶貝似的女兒一切世事都不曉得的所以我這裏只好一樣樣都斟酌着儘管的讓步專心用力去迎合伊的意思不料本人反一步一步踏過來得隴望蜀了買了鑽戒又要鑽的耳環了帶伊到莫干山去了一次第二年要往廬山去了這麼那裏能夠一樣樣都照辦呢偶然總有些難以答應的地方那伊就頓時要大大的不快咧我無法可施只得忍着苦痛去讓伊如了願伊差不多是以為應當如此的既沒有一點感謝的顏色又沒有絲毫對不起的意思但是堂堂男子那能只管忍受我有時也要憤怒的然而一切依着伊倘且討不到一個好萬一我說了幾句什麼不滿意的話不知要生出什麼大衝突來咧我只得仍舊忍耐着仔細想想我却是覺得愚極不過從家庭平和的一面着想實在是不得已的隱忍了大聖人蘇格拉蒂倘且要避開夫人咧所以這也只好當他因果看待沒有別法『弱者乎汝之名曰女』這是無論那一個通用的說話啊我們是與他相反打算說「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了說能長嘆一聲又把金烟嘴取起來銜在嘴裏咧

側耳靜聽的丁靠在沙發上擡着頭吐出幾口烟來說道你們三位的夫人我都聽得了到底都是很體面的女子講到我的妻竟不成話了所以我受不住

啊我說此話並不是伊嫉妒心太重又不是伊虛榮心太強也不是伊要把丈夫踏在脚下踏在脚下那倒好了連要與我並肩也沒有這資格這麼說來是一個很瘦小的人了不然不然是個身體極大的婦人本來我也不好我被似通非通的「人種改良論」所誤了說什麼只消體格強健容貌與教育倒還在其次因此我選妻的候補者不在都會中覓標準反到樸素的鄉下去求理想之妻娶了一個純粹的鄉下人來這就是大大失敗啊泥裏出來的山芋還你怎樣用水洗總脫不了泥氣息的伊來了十年仍是鄉音未改伊也不想改眞是一個缺進化性的東西無論什麼事伊總是縮在那裏默想妻與夫一同立在社會上要如車之兩輪纔是伊竟一點也不悟豈不把人氣死呢好好的兩個輪一個小得不能前進不過只在一處旋轉罷了那麼這倒不去管伊能够養出幾個強健的小孩子來也是好的啊那知生了三個孩子竟輪流的在那裏請醫生總之這全是沒受過教育所致教育法伊更不懂了小孩子伊倒非常的寶貴近來是丈夫也不顧了只是在小兒身上操心思說也奇怪越操心思越是容易生病賢母良妻到底不能把體格做中心我是嘗過這經驗了

說完他立起來吸第二枝煙

這時候從彈子間裏走過來一位戊君正洗了手用手巾揩着說道呀諸君還在此麼這麼看來俱樂部

中弄到夜靜更深的也不獨是我們獨身者啊甲旋過頭來答道原來是戊君你這種人我真羨慕啊恐怕你還不見得就回去咧戊坐下來懷中摸出煙匣說道是啊還剛剛只有十點鐘咧丙君一聽慌忙立起來道什麼十點鐘了麽那是不能只管在此了戊道還早咧你且為我們後學者再談一下夫人的狀況啊甲君急搶着說道這纔是有妻者的苦痛咧戊君你也一同去能說時就立將起來他們一立起來其餘二人也離開椅子了最後一句話不知是誰說的只聽得道大家回到家中一定夫人都傷着風咧

星期人名謎（庠夔）

河清　解帶格　包天笑

蟋蟀　吟秋

濟柔　以剛

下凡　寄塵

至誠　無虛

婚約

（楊聲遠）

張品修問伊道。你眞心愛我麽。伊將頭在張品修胸前一倚。柔聲說道。你還不知我的心嗎。你我相處半年。怎不愛你。當時張品修就將自己戒指帶在伊指上。

三天之後。伊和王伯生在公園裏並肩行着。王伯生道。我們既然如此情深。何不訂婚呢。伊毅然答應。忙將指上戒指除下。望地下一摔。說道。這乃我從前一個朋友贈我的。現在與你訂婚。道東西就沒用了。

王伯生怒容滿面的將戒指拾起。把假面具一除。說道。哼哼……不知你的心怎樣變得恁地快。伊嚇得一句話說不出。祇站着發怔。

原來王伯生就是張品修的化裝。



議郎寫真

烟橋

我真是一個獃子在去年聽得有許多人借債賣產業去買做省議員那最高的價額在一萬塊錢以外我聽了這個消息以爲從來沒有這樣寃桶的省議員一年的公費能有幾何照營業論起來大不合算上一回有許多議員還受着一頓打這是何苦呢我和人家也研究過人家說或者可以希望做省公署的顧問諮議秘書等職但是也只是幾個手腳快的能夠得到此種權利那些啞巴糊塗的傀儡只有吃幾頓省督大菜罷了依我猜度起來不過像鄉下人捐臭監生放大一點沒有什麼大作用呢

豈知大不其然我的鎮上有一位新買來的省議員姓宗名元恪他在這一年內做了許多狠動人聽的事兒把我的疑團打破了眞合着拍手說明白了原來如此

那元恪因着選舉上的便利名字合一所以鄉里之間上等人當面稱他恪兄背後稱他老恪中等人當面稱他恪先生背後稱他阿恪下等人當面稱他恪老爺背後稱他恪賊這些閒話不是作

者挖苦說他實在有這樣奇妙的變化

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狠活潑正是有運動天才的鎮上卻巧死掉了一位老董事他便把這個衣鉢接下來人家有些不相信他他便竭力做幾樁公益小事買人家的心後來也立住了脚跟沒有和他爲難了他便伸手躲脚的做去可憐我們鎮上人口雖多卻都是淡膜得狠再也不去顧問那些瑣屑的事情老的都說時局也變了我們老古董也不配和新人物去門勁了和他差不多年紀的那些有學問的早在外邊做事不來爭那盆子裏的食料了幾個壓制得下的更不在他的眼裏所以他便儘着揀魚肉吃罷

後來他覺得一個小董事沒有什麼威風便趁省議員改選的機會收拾他的腰包一古腦兒去運動選民初選當選就是自己主辦並沒大費錢到了複選的時候和交易所一般早晚市價不同狠是難做幸虧有許多想靠着這張牌子尋飯吃的替他奔走足足費掉五千六百多塊錢買進成交在錢行的那天做戲辦筵席受禮分大大的鋪張揚厲了一回人家都祝頌他怎樣發展抱負圖全省的福利

誰知他到了蘇州先在鴨蛋橋邊像鴨蛋一般混過了一兩禮拜的花天生活然後再向南京釣魚巷裏像魚一般亂游了一個多月議事日程包板鴨骨那日刊上面從來沒有見過宗元僑三個字連附

議中間也沒他的大名好在法定人數也不在乎他一人聽說選議員的幾天他曾經到過會場投了一張吾從衆的票兒後來閉會還來大吹牛皮人家也有相信他的但是他在省裏雖是鬼都沒分做在縣裏卻狠有些勢力那位縣知事是個好好先生只是敬謹小心捧牢那顆印不敢得罪巨室他最怕的是電控省道這也是做小官的流行性心理病但是那些省議員實際上沒有什麼能力若是拍幾個快郵代電是狠擅場的因此縣知事見了省議員竟怕得發呆不敢怠慢只得一件件維命是聽盡行照辦了

在前清狠有幾位舉人翰林包攬漕糧自己的賴了還不夠凡是同姓的都包辦過來徵收的也無可如何後來清丈了一方面把積欠豁免一方面不許再欠所以這幾十年來欠漕糧的狠少狠少那宗元恪第一年便嘗這個新滋味自己應完的漕糧分文不付徵收的把這個情形告訴知事那知事只得緇着眉頭忍着心痛不敢和他算帳第二年徵收的不肯承辦這一戶的漕糧知事索性把這一戶的糧單抽出省掉不留心上門索取反討沒趣從此元恪便安安穩穩只收佃戶的租米不納國家的賦稅了

但是他覺得那些販土賣烟開賭的孝敬是有限的須得在大處落墨因此他異想天開借着他姪子的婚事下帖邀集了四處豪雄的

劉盛也開了三日三夜的局無論文武大小各種賭戲無所不有照稍抽稅的辦法隨那下注的多少定那頭錢的價值那些水上警察陸地警察都來保護他只是往來招待不勞而獲一宗很可觀的手續料雖有幾個不識趣的人送了一張呈紙控告他的無法無天你想知事肯查究的麼連批詞也沒有寫呢

某處一個警察分所長出缺了元谿的小舅兄來請保薦從前是烟紙店裏的學徒偷了兩匣香烟給店主知道把他逐出後來替老妹夫收月捐從中取些微利倒也足以澆裹如今打聽得有這麼一個肥缺自然要求老妹夫竭力栽培了但是警察分所長必須要有警務上的資格至少要讀三個月的速警傳纔行若是別人託他早給他噂呼的拒絕爲了舅兄的分上不好不去走一趟後來分所長雖沒有如願以償却得了一個總稽查的差使聽說這一筆公費還是

縣知事自己賠貼出來的這也是他顧忌物議的意思但是郎舅兩人便成了狼狽爲奸越頑越緊在春天私下雇了船到鄉下去收牛捐那些種田的買一條牛比討一房媳婦來得鄭重論起工作來也是牛的成績好那位總稽查說每頭牛須要納一次捐納了捐可以受官廳的保護保護的方法便是失掉了替你偵訪查緝要是不納捐便要把牛充公你想他們視牛爲性命的那有不情願拿錢出

來呢有幾個私下到鎮上打聽人家起初都說不要理會他這是畝竹楨後來打聽得是元恪的合資會社却又勸來佃戶認些悔氣納一向捐纔否則你們也不得安逸的後來給幾個業主知道了開田業會具公呈請縣查辦那時節縣知事不敢不問訊了只是等到查辦的批詞下來那收牛捐的也滿載而歸了

但是元恪因此對於那案業主狠是懷恨可巧那年秋收的時候老天下了四日四夜的雨低的田裏把已結成的稻穗都淹沒了後來水退了去撈些水稻不過得到十分之二三罷了不過官廳仍舊要收漕糧只肯減些成色不肯全行豁免那些種田的十二分恐慌起來因爲收了漕糧那業主便要用那『糧從租出』的老話來開倉收租了收糧三成收租少不得要四五成因此便結了團體預籌抵抗元恪知道又是一種好買賣來了便招幾個有錢的佃戶來說我是沒有什麼田產的有些也是狠高的只是眼見你們自己沒有飯米撈却還要還租米不是怪可憐的麼但是你白拳空手是幹不來抵抗的我却有個法兒不知道你們願意不願意橫豎現在各處都要驗勘商議成色你們聚集了一分錢交給我由我轉送給驗勘的委員請他報了全行淹沒不是狠便當的麼衆佃戶不加思索完全贊成那圩董圩甲便拿了做春臺戲的疏簿按着田數分配雖是每

畝也要出一塊錢左右究竟比還粗米便宜些所以都典質了衣服去交這筆運動費後來委員到鎮上自然先要拜訪在籍的省議員了那元恪並不把一個大錢送去只是說那裏幾圩委實淹沒得顆粒無收萬萬不能收糧了否則恐怕有不測呢那委員聽了記在心上還到省裏把這幾處首先列在全淹的一項其實論理那幾處地方自應豁免並不消榮老爺費什麼心只是個個却都說是榮老爺的功德那裏知道這一畝一塊錢是空給他吃喝的呢

今年的夏天縣裏第三科長出缺了那時節自問有一些相近資格的都去託紳士推薦縣知事接到許多薦書不看所薦的是貓是狗看那八行書尾的具名一個個都是有勢力有聲望的却答應誰好呢中間有一個縣立高等小學的校長宗子律五百年前或是元恪的一家如今却進一步認爲叔姪子律時常在衆人面前盛稱恪叔怎樣道德好怎樣才具好所以元恪也很和他親近此時自然也要把子律薦去那縣知事仔細比較起來還是省議員出色當行比着別的紳士來得有力些因此想把宗子律委任出去那子律也得了這個消息趕緊把自己原來的校長職務請改委了他的夫人一面拉了元恪做個保證預備同到縣裏走馬上任不料給地方上教育界都知道了以爲這樣蠅營狗苟不成人格大家羣起反對縣知事

見惹起了大風潮來便不敢把委任狀發下想用疏通方法緩和了空氣再說那子律見多日沒有好消息送來卻有些恐慌了走上元恪的門哀求他竭力想法否則於體面有關因這體面有關的一句話卻使元恪老羞成怒起來便擬了一個快郵代電的草稿說是縣知事玩視教育不把第三科長委出這一個電稿並不寄發差着本地一個警察分所長親自面交縣知事閱看倘然不即委出就要把電稿寄去那縣知事嚇得全沒計較便滿口答應即日委出拍了一個還電給元恪一面趕把委任狀發下子律上午接到了委任狀下午就趕到縣裏謝委元恪也狠得意總算以個人戰勝團體教育界也到省裏控告了幾回派了一個委員來查辦起初想袒護一面那教育界要總辭職了纔軟化下來把子律改委縣視學再把反對的幾個區域另外加委了一個縣視學分明添了一隻飯碗總算恢復原狀和平了結

那些老紳士眼見他新勢力這樣利害老大不服便也結了一種元老式的組織和他奮鬥但是他在這現任省議員的招牌沒有除掉的時候還是他的勝利呢



小說雜談

（鄭逸梅）

讀星期二十九號小說雜談。馬君鵑魂云。『凡是小說。看過之後。覺趣味很濃。印象很深。這一定是爲好小說』。予以謂此未可一概而論。因讀小說者之程度有差也。讀小說者之程度而幼稺。則其覺得趣味濃印象深者。必不能濃深程度高深者之趣味及印象。反是。讀小說者之程度而高深。則其覺得趣味濃印象深者。必不能濃深程度幼稺者之趣味及印象。即以予一已證之。幼時讀書不多。知識亦淺。偶讀征東征西昭君和番等舊小說。覺得眉飛色舞。趣味之濃。可想而知。印象於腦。至深且刻。及知識稍進。再檢前書。則曩之覺得趣味濃印象深者。遂鄙視而不屑讀。幾與前時判若兩人矣。然則以趣味濃印象深。定爲好小說。尙非善法。願與鵑魂君一研究之。



琴弦

沈家驪

我終不信在這開往漢口的江輪上我得遇見老琴師康七彷彿是一場奇夢但是確實的遇見了他這掛在梵華令旁邊那隻釘上的不是康七的生命嗎唉這是兩條斷了的琴弦喲你莫輕看了他這兩條斷了的琴弦是康七一生的唯一知己三四十年的老友他在他超脫這罪惡世界的時候他把這兩條弦送了給我他也永遠用不到這奇妙的使他倍嘗世味的這兩條弦了啊這次在江輪上而我和他作了最後的談話聽得他最後的琴聲嗚咽淋漓使我掉了許多不知從那裏來的眼淚到現在這事過去有一年半了每每在一個兒靜坐着的時候瞧見了牆上兩條斷了的琴弦便覺得身體幌着好似在開往漢口去的江輪上和康七對坐着談話他閉着的眼睛高聳的顴骨雪白長髯裏沒牙齒的嘴襤褸的衣服都很清晰的現在眼前使我去回溯他的一生與我一極大的刺激幾乎使我對於藝術上的進取完全停止了

他也曾和一個女子發生過戀愛他也曾享受過富貴家庭輕裘駿馬公子的樂

趣但是沒多久愛好到極點的一個女子竟別有所歡下堂求去了他受了這一次的痛苦聽了許多人的譏笑他一切都灰心了丟了他重厚的家產別了他親愛的父母兄弟一絲沒牽掛的出去了在幾處大都會裏混着十多年沒有音信後來有人在北京遇見他回來說他學上了一手好胡琴在幾家班子裏做琴師很受人家歡迎咧這些話都是我小時候聽鄰家一個老頭兒和康七同鄉的講的我因爲同鄉到康七纔聯想到他那『雞血昌化』的大鼻子罩在他芝麻色的鬍鬚上面三角式的眼睛上下溜着指手畫脚的講一切他本鄉的傳聞

我和康七見面一共也不滿十次第一次是在十三年前的正月裏在北京前門外一家大戲院裏聽一個唱老生的俞老班唱李陵碑他是這時候最有名望的差不都大家都器重他但是我覺得很奇怪那池子裏雷一般的彩聲拍板般不落在俞老班的唱句上卻聲聲落在那琴師的琴弦上瞧那臺上的琴師正方的臉一抹小鬍大約四五十歲年紀很鎮靜的拉動他弓弦一頓一挫淋漓慷慨悲壯蒼涼的音只從遠望瞧不清楚的兩條弦上顫動出來把你的精神攝在空中隨着音浪波動的轉着連自己的身體似乎也被琴聲支配了我在這時候腦筋忽然觸着了從前鄰家大紅鼻子老頭兒所講的康七暗自猜想着這恐怕就

是康七能問了一聲同來的果真所料不錯聽完戲很滿意的回去在門首却和康七正打了個照面他穿着一件大圓壽字貢緞的狐袍罩一件荳陀錦的嵌肩背後跟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厮提着一枝用綢做的袋袋着的胡琴跳上一輛馬車得得去了這事後的第三年俞老班死了一天我在百順胡同一家班子裏又第二次遇見他接連第三第四次的遇見他這時已經老得多了而且他的眼睛有了病紅得很利害和我講得非常投機我纔知道他讀過好幾年書很能明白事理他又告訴我說我在年輕的時候和一個極美麗的女子發生了戀愛廢了許多唇舌方始在父母面前通過了要回家去那裏知道這女子是喜歡聽琴的而且成了癖天天總得有琴聽否則鬧得不成樣我自己又不會這個總得常帶他到戲院子裏去這樣的過了兩年他跟着一個少年琴師逃去了因爲這個緣故我纔盡我的心學上這一手胡琴的喇他說時還掛着眼淚也難怪他胡琴聲音的都成凄咽的哭調了後來隔了幾個月我又上那家班子和別的班子裏去了幾次却總不見康七倒使我很記掛那班子裏有個叫鳳媛的姑娘是他的得意徒弟本着他輕清的歌喉經了康七的一番陶治不知顛倒了幾多王孫公子紅得什麼似的在康七昏黑的客鄉裏倒是安慰他的一點微光上次遇見康七的時

候他還竭力替鳳媛夸張但是不到幾個月鳳媛的歌喉忽然沉濁了從高調門落到低調門起了極大的疵點顯易是受過創痛的表現他因爲我問起康七所以他很誠懇的告訴我說他害了眼病可怕的紅眼皮翻在外面人家都討厭他了所以他三個月前往天津去了聽說他現在在桂仙園做琴師也不知究竟怎樣了我聽鳳媛的話心裏感到了一回究竟不知怎麽的意外感觸使我呆了後來我因爲事太忙雜了對於康七的印象漸漸的淡了

這一年好像是三年前我因事回到蘇州故鄉的情形十多年沒領畧了這一回所接觸到我眼簾耳管裏的竟完全不相同在城外也開了一家戲館但是並沒有好角色不過總算給人家一個消閑的地方罷了那晚上坐在家裏怪悶的便約了個朋友上那戲館去凌亂的坐位都擠滿了再找不出個坐子好容易在後面排上到找兩個坐位那時臺上也不知唱些什麽只那胡琴拉得好但是被喧雜的人聲吵鬧得聽不明白只一句半句的傳遞過來我那朋友向我說那胡琴什麽這樣淒楚音是這樣高聲是這樣細使人聽了要掉淚他提起胡琴拉得淒楚我又記起了康七心想這琴師莫非是康七嗎離臺太遠了望不眞切只彷彿是是個花白鬍子的老兒但是聽他的板眼音調和深沉的—所發出的情感確實是康七許多聽

戲的都在那兒議論說這琴師的琴太壞了板眼不準了音太高了聲太細了有的掉着淚說戲院子裏不該拉這悲哀的音調使人很快樂的來聽戲却掉了淚回去好久戲院散了琴師出來了穿着一件藍布大褂一隻手提着綢製的已破的袋袋着的一掛胡琴摸着壁走原來是個瞎子一聽我便嚷着叫康七他一聽見有人叫他便住了腳呆了一回說這聲音怪熟的不是劉大爺嗎我說康七好久不見了我正是姓劉的啊你幾時到這兒的他嘆了口氣說劉大爺你不知道我在北京出來了上天津混了一陣眼睛瞎了無論誰多討厭我坐吃了幾年去年纔到這兒來的我說你在這兒每月有多少錢呢他說每月只二十塊錢回想以前在北京俞老班沒死的時候每月總有五六百塊錢後來他死了我一塊錢一曲胡琴每月也得三四百塊錢的進欵真比不得了他又問起我說鳳媛我說聽說以前認了一次浴現在真嫁了人了他嘆了口氣說窰子裏的姑娘們眞是罪孽啊彼此談了一刻他提着破舊綢袋袋着的一掛胡琴走了我却呆看着我那朋友腦筋裏不知起了一種什麼感觸

後來這家戲館停演了康七却提着胡琴靠在人家門上拉一曲要人家一個銅子我碰見了他好幾回有時周濟他些他只嘆口氣道聲謝拉一曲胡琴使我掉幾點眼淚

琴弦

這一次我在開往漢口的江輪上頭天遇見他他說往漢口找個親戚到了明天他忽然改變了常態閉着的眼睛裏流出許多眼淚要我和他一同到船舷上他從他十幾年前破舊的綢袋裏提出胡琴很命的拉和江裏的水聲混合了只好似哭一曲完了又拉一曲抽的一根十幾年沒斷過的弦斷了他笑了笑還只拉着第二根弦又抽的一聲斷了他狂笑了一陣忽然哭了說這兩根弦竟奪了我的愛人啊我又爲了這兩根弦眼瞧着窰子許多姑娘的墮落都是這兩根弦的罪啊他斷了我也不願再聽這罪惡的世界了哇的一口血吐了出來倒在地上我安慰他他也不理只握着我的手要我保存他的這兩條弦一霎的時候他死了船上的大班傳令叫把他的屍身抛在江裏我也不忍再看停了一回再走到船舷上望着江裏遠處彷彿是康七的屍身隨着浪飄着揀起那掛胡琴兩根斷了的琴弦掛着罷了





雪獅

中國最新偵探案　　何樸齋

七月二十五日的那天滬江日報上登著一段謀殺案的新聞

今天早上五點鐘平江路八十七號宅內出一件謀殺慘案死的就是該宅主人蔡寶田凶器是一把鋒利的匕首寶田睡在床上被凶手刺斷喉管死狀很慘他的夫人擷芬同睡一室却一點兒沒有覺得直到天亮後纔叫喊起來現在警長海奇士已往勘驗這案聽得有警署偵探狄敏承辦狄敏是一個很幹練的偵探想破案在指顧間呢

私家大偵探衛靈看這段新聞登在特刊裏面曉得今天早上得著訪員的報告纔添印上去的他自語道照報上看起來擷芬最受嫌疑又微笑道狄敏在偵探界中也可以算得庸中佼佼不過性子卞急少些涵養工夫這是他的短處說到這裏看了看手錶道現在剛八點鐘或者警長還在勘驗我雖然在旁觀的地位可是閒著沒事何不也去偵索一番呢一壁就立起身來帶了些應用的東西拿了草帽纔走出門口恰巧遇着他的助手康克康克道衛靈先生

一清早到那裏去衛靈一手拉了康克道我們一同去罷包管你長些見識呢就喚了一輛馬車直向平江路馳去

不多時馬車已停在平江路八十七號門前我們下車後付了車資看見門前的人已擠滿了衛靈分開衆人我跟在後面走上階石那守門警察是認識衛靈的登時立正行了個敬禮就讓我們進去我留心看那房屋是兩樓兩底不過式子舊些估量這所屋子還在五年以前造的呢我們剛踏進客室就聽得警長海奇士歡然喊道衛靈先生也來了很好可能借助一臂使這案子早日結束嗎衛靈笑答道我不過給旁觀的地位并且案子的內容一點兒沒有知

道恐怕不能爲力罷你可有新發見麼奇士道驗屍官童世葆已來驗過他說死者的血已發紫色顯見得死已多時了據他推測約摸在一點鐘以前十一點鐘以後死的不過瑪芬和丈夫一同睡的丈夫被殺伊豈有不聽得的道理爲甚緘口不言直到六點鐘纔叫喊呢衛靈先生這個疑點你能够解釋嗎衛靈並不回答但道請你領我們去檢看一下奇士就導我們登樓我們經過後樓纔踏進前樓就看見偵探狄斂手裏正拿着一把匕首仔細的檢驗他擡頭看見我們就帶笑說道衛靈先生這回可落在我後了因爲案情已經明白不必再煩先生說時把匕首遞給衛靈道這是凶器就是死者自己的東西我在

死者身旁發見的

衛靈接了匕首一壁檢看一壁淡淡的說道足見先生辦案敏捷佩服得很把匕首畧看了一看仍舊遞還狄敏就和我走到床前我看時打了個寒噤因爲死者的頸裏一片血糊喉管被匕首所刺成了個窟窿兩眼上視兩手蜷伏胸前那一種可怕的情形任你怎樣的筆墨也不能描摹萬一這時衛靈正拿死者的雙拳扳開了不知發見些什麼看他面有得色後來衛靈又回身過去忽而蹲身地下忽而伏身窗口最後他在一隻半開的箱櫥抽屜上拿顯微鏡很留心的照了一回狄敏笑道衛靈先生你眞不憚煩瑣我料你所偵察的同案子一些沒有關係還是問問實田的母親罷我剛纔已經問過你何不再問伊一遍呢這時就有一個老年婦女從廂樓裏走了出來我看伊年紀約摸有六十開外了伊發出枯澀的聲音說道我兒死得好苦總要請先生們早日緝獲凶手不但老身感激不盡就是我兒在地下也得瞑目呢衛靈道凶手多早晚逃不出法網的你現在且把昨晚的情形告訴我能伊纔含淚說道我的兒子原在大發香烟公司裏做事的他們夫妻倆也很和睦可是他喜歡養狗前月裏伽利（狗的名字）死了又向友人討了一隻白狗叫做雪獅……我正聽得出神忽地覺得手上有什麼東西觸我我嚇了一跳大聲喊道不好大家都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有

一隻狗正舐我的手呢我疾忙避開了那老年婦女道這就是雪獅先生勿驚他性子很馴從不噬人的衛爍笑道康克你眞膽小如鼷了一面走過來在他脊上用手撫摩了一回他原有馴狗的奇術咦那雪獅果然向他搖頭擺尾起來我覺得沒趣只不做聲道時伊又說道昨晚我兒賓田赴友人的宴會回來時已經九點鐘了因爲他微有醉意所以叫擲芬扶他去睡覺的不料今天一清早就聽得擲芬帶哭帶喊的鬧起來我急忙走過去一看呀已經……伊不能再說下去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衛爍沉吟了一回問道那沒他們夫婦倆睡覺以後你可會聽得什麼聲息伊答道似乎在半夜裏……又轉語道到底是什麼時候我不曉得了聽得有開門的聲音接連雪獅吠了幾聲我只當間壁開門呢所以沒有留意還有一件事昨天上午他們夫妻倆爲不知什麼事吵鬧了大半天又道這些事我已對那位先生說過了說時看了狄斂狄斂毅然道不錯我能夠決定也是你這幾句話呢他回過頭來喊道警長現在可以行使你的職權把殺夫的婦人拘了這句話剛說完廂樓裏轉出個少婦來姿態很柔美帶淚哀求道丈夫被殺我心痛如割眞凶沒有拘獲怎麼疑我起來了天呀……這時警長已喚了兩名警察不由分說拖了就走狄斂傲然有得色同我們點了點頭大踏步跟着下樓去了衛爍笑了一笑

接着又在房裏偵察了一回後來衛靈忽然在臺上書裏抽出一本日記冊子他很注意的看了一看微微點頭就袋好了纔同我下樓來剛要出門雪獅跑來咬住衛靈的衣角衛靈灑脫了輕輕拍他的頭道畜生你安靜些罷

二點鐘以後我和衛靈到拘留所裏看見攔芬淚痕滿面憔悴得不像個人了衛靈拿卡片給伊看了很莊重的對伊說道我特來助你洗刷你的寃枉但是你要老實告訴我一件事情攔芬喜極而淚淒然道衛靈先生既然肯助我萬不敢有一些隱諱衛靈道昨晚你到什麼地方去的幾時出去幾時回來也得告訴我我在旁聽了不禁詫異暗想衛靈用什麼方法料到伊昨晚出去的呢這時攔芬也很誠懇的答道不瞞先生說我喜歡打牌但是打牌是一樁可恥的事情常背地裏出去的丈夫只當我往間壁王秀娟家去閒談絕不問我近幾天因爲輸掉了一百幾十塊錢要彌縫這筆虧空所以昨天問他要錢他不肯給我所以同他口角昨晚他醉後回來我扶他睡好了這時他的母親也上床了我就輕輕開了門出去仍舊到間壁王家去打牌直到四點鐘光景我纔回來恐怕驚動他所以輕輕的在他旁邊和衣而睡當時也沒有留意其實他已被殺死了看來我出去後因爲門沒有關好所以凶手趁這個機會進來的衛靈忽然問道雪獅吠的聲音你聽得嗎伊答道我

回來時他就向我吠了兩聲似乎報告我凶信呢可是我沒有理會得衛靈一壁聽一壁在日記簿上記了下來道我統明白了明天是審判的日子我替你辯護便了當時我同衛靈就退了出來我忍不住問道衛靈先生你怎麼曉得伊昨晚出去過呢衛靈笑道昨晚十點鐘以後曾經下雨我在床上看見一雙女皮鞋底上已沾濕了且有汚泥所以曉得櫻芬在昨晚十點鐘以後曾經出去過的現在凶手我已經曉得不過要求你幫助就附耳對我說了幾句我跳起來道凶手就是他嗎你別弄錯了衛靈呵呵大笑道千眞萬確你照我的話去做就是了我還要到王秀娟家裏去走一趟呢

第二天審判殺夫案的事情傳徧了春申江上下午二點鐘審判廳旁聽席裏早已坐滿了審判官叫竺立三素來也很精明的不一時人證到齊就開審了審判官宣布道蔡寶田被殺案已有警署偵探狄敏先生探出現在請狄敏先生宣告證據這時狄敏在證人席上開口道這是殺夫案我已得着兩種證據第一種他們夫婦倆在前天口角伊對丈夫說你這般待我看你的結果就是了可知伊早已存了個謀殺丈夫的心第二種呢據昨天寶田的母親說寶田被殺的那天半夜裏聽得有開門的聲音同狗吠的聲音顯見得他的妻子開了門接情人進來狗看見了生人自然吠起來了他們就立刻動手拿寶田自

己的匕首結果了寶田的性命等到天亮後伊纔賊起來假做驚惶的樣子呢那謀殺丈夫的蔡陸攔芬已經捉到奸夫是誰等攔芬供出這案子就可以結束了狄斂說罷退了下來這時聽審人的眼光統注在那犯人位置裏的少婦大家交頭接耳說看伊這樣嬌怯的樣子不料伊的心地那麼狠毒呢可憐攔芬低下了頭面孔紅一陣白一陣恨不得有個地洞登時鑽了進去審判官正要問攔芬的口供驀地有一個人站起來慢慢的走到證人席裏那聽審人的眼光又立刻移到那人身上

大家一看原來是著名偵探衛靈這時衛靈整了整衣服從容說道據我的調查攔芬同這案子一些沒有關係的大家聽了頓時靜悄悄地要聆他的高論他繼續說道據驗屍官的報告寶田在一點鐘以前十一點鐘以後被殺的那末他的夫人在丈夫被殺時候恰巧不在家裏這就可以證明不是攔芬所殺的了狄斂立起來冷冷的問道你說什麼證據可以證明攔芬那時不在家裏呢衛靈喊道秀娟女士請你證明罷這時就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從席上走到證人位置裏說道前晚十點鐘時候攔芬到我家來打牌直到四點鐘纔回去的說罷退下還有一同打牌的兩個女子也站起來同樣的說了一遍這時旁聽席裏的人又紛紛議論起來道這樣一個嬌弱的女子原也不像殺人的凶手呢當時審判官止

住了眾人的聲音問道衛靈先生你既然證明攔芬不是凶手那末眞凶究竟是誰衛靈不慌不忙朗聲喊道康克帶凶手上來這句話不打緊引得大家都伸長了頸子用足十二分的精神要看凶手是怎樣的人只見康克牽了一隻白狗上來大家正在詫異衛靈大聲道這狗的名字叫做雪獅就是殺人的凶犯聽審的人一陣譁噪都說這眞是一齣滑稽劇了衛靈道各位少安毋噪我把雪獅殺主人的情形說給各位聽能大家又頓時寂靜起來衛靈慢慢的說道蔡寶田喜歡養狗這雪獅是個友人在一月前送給他的他每天在公司裏回來總要跟雪獅頑一回的常常叫雪獅銜東西銜着了便把餅乾或蛋餅給他吃新近他叫了雪獅一種絕技他拿一把很鋒利的匕首抛在空中雪獅能夠用口仰上接着前天午後寶田就出去了到晚上又去赴友人的宴會所以雪獅沒有吃到東西挨餓了半天九點鐘過後寶田回來了偏又喝醉胡亂睡覺這時攔芬看見丈夫睡着了伊原來癖嗜打牌常背地裏出去的可是機會來了就輕輕開了門出去這時雪獅捱餓已久斷續的吠個不了所以寶田的母親聽得開門聲狗吠聲了攔芬出去後雪獅走來走去忽然嗅得箱櫥抽屜裏有蛋餅的氣味他就用爪爬開了因爲我偵得抽屜半開並且抽屜上有狗爪的傷痕所以斷定的不過蛋餅不多他沒有吃飽恰巧看見那把匕首也在

抽屜裏他就銜了爬上床去送給主人他想照尋常的規例要吃一飽咧我看匕首柄上同床上統有了餅屑所以很容易推測的那時賓田睡得正著總不理會雪獅看見主人不給他東西吃他忿發爬個不了可巧匕首尖頭刺在喉嚨裏把喉管立刻刺破賓田痛極而醒但是嘴裏已喊不出來只用兩手亂抓却抓着了雪獅這是我看雪獅頭上有幾點血跡幷凡在賓田手裏發見雪獅身上的白毛所以曉得的這不是雪獅殺他主人的證據嗎說完就拿少許餅屑同一握狗毛呈上去歇了一回又說道擲芬在四點鐘回來恐怕驚醒丈夫所以輕輕的和衣而睡沒有聽得等到天亮了他纔看見的術靈說完旁聽的人個個點頭贊道不愧是個有名的大偵探家呢弄得個狄敏羞愧無地這時審判官就問道你說來頭頭是道案中情節纖悉不遺佩服得很但是賓田養狗擲芬打牌你怎樣偵得的呢術靈道打牌是擲芬告訴我的講到養狗的事情本來我也不曉得前天偵查的時候我在賓田的臺上找着一本日記冊子裏面有幾天是專記雪獅的事情我已經把他圈了出來我看了日記上記載的又參以理想所以決定這案子的凶手說著在袋裏拿出日記冊子遞上去審判官接了翻出來揀圈過的念道

六月二十日友人趙君送我一隻白狗因爲這隻狗色白如雪毛長如獅所以我替他題了個名字

叫做雪獅。

七月三日雪獅來我家後毛色更加豐美了我每天五點鐘回來後總同他頑一回我拿皮球竭力抛出去他很快的就銜了回來他的技藝也進步了他銜一次我就給餅乾他吃也是褒獎他呢

七月十九日今天敎雪獅學會了一種新技藝我拿一把鋒利的匕首抛在空中他能夠用口接着不落到地這個玩意兒倒很有些尚武精神

審判官念完知道銜靈所說雪獅誤殺主人確有充分的證據立刻開釋了樸芬又宣告道雪獅既然是凶手當然也要受法律的裁判他是誤殺應監禁五年就喚二名巡警立刻執行雪獅臨去的時候還回過頭來對銜靈吠了兩聲銜靈笑道你自己犯的罪不要怨我啊

德國之共和永威（聖勞）

一、將俾士麥毛奇之半身石像擠至路上毀之。

二、將魯登道夫街與登堡街之街牌易以歐士白格賴齊諾等字樣。

聖誕節的禮物

歐亨利原著　沈琳

一圓八毫七分再多却沒有了這一塊八毫七分錢裏頭還有六毫錢是銅元呢那些銅元又多是漲紅了臉受了辱罵每次一個兩個同賣雜貨的賣菜的和賣肉的人交易時好容易搶來奪來省下來的呢……德娜把他們一連數了三次仍舊是一塊八毫七分明天便是耶穌聖誕的節日了

這樣的情形除了撲在一張破舊的小榻上號咷大哭竟沒有別的法子所以德娜就照樣實行起來了伊那時感受一種道德上的回想伊覺得人的一生只是啼哭愁悶和微笑組織完成的

這位家庭裏的主婦嗚咽了一回又把自己的家庭打量了一回却是一所房金八塊錢一禮拜的樓面這房屋裏應用的家具都是齊備的可是有一種窮苦的模樣

在下面牆門間裏掛着一隻信箱又裝着一個電鈴但是信箱裏向來是空空洞洞的那電鈴也從來沒有人按過的信箱和電鈴附近還有一張名片上面寫着『項（傑姆狄林漢）先生』幾個字樣

那『狄林漢』從前每禮拜有三十塊錢進欵的時候也曾快樂度日享受過家庭的幸福的現在他的薪水減少到二十塊了那『狄林漢』三個字彷彿受了委屈也覺得糢糊了但是項先生無論什麼時候剛走上樓他的夫人就親熱的喚他一聲傑姆隨後又擁抱着他和他甜蜜的接吻他的夫人就是上面敘述的德娜伊是一個可愛的人兒

德娜哭完了忙用破的粉撲在伊的粉頰上搽了些香粉伊站在窗前呆呆的看一隻灰色貓在灰色後園裏的灰色短牆上行走…明天就是耶穌聖誕節了伊要想買一件禮物給伊親愛的傑姆但是伊只有一塊八毫七分錢伊費盡心力去節省用度把銅

元一個一個的儲蓄起來那裏知道積了幾個月的工夫也只有一塊八毫七分錢二十塊錢一個禮拜還是不很夠用日常的用度往往超過伊的預算家用大半如此只有一塊八毫七分錢伊要買一件禮物給伊的傑姆伊已經化去了許多時候打算給他一件精緻的禮物一件上好的希罕的珍貴的東西那樣禮物又一定要是傑姆最喜歡的

房間裏兩窗間的牆上掛着一面狹長的照身鏡一個很瘦弱很活潑的人可以借這面鏡子的力照出自己清楚的面貌德娜的身段人品恰巧合格這種藝術伊已經學會的了

伊忽然急忙的回轉身來從窗前走近照身鏡在鏡

子面前伊的眼珠還有光澤可是伊的面色在二十秒鐘內立刻改變了伊慌忙把伊的頭髮拆散那金黃色的頭髮便蓬蓬的落下了

原來項家夫婦二人有兩件很寶貴的東西一件是傑姆的金表那隻表還是他的祖父傳下來的呢那一件就是德娜的美麗的頭髮了他們寶貝那兩件東西真達到極點了各人却有各人愛東西的心理傑姆想他的金表可以減落蘇羅門王的金銀的價值德娜想伊的頭髮可以壓倒夏巴國皇后的珠玉寶石咧

現在德娜的美麗的頭髮下垂在伊身體的四周波動着好像一流下瀉的棕色小瀑布伊的頭髮經過膝蓋將全身都遮蔽了竟是一件衣服呢一會兒伊又把頭髮梳起伊顯出神經錯亂的模樣伊靜悄悄的站着又躊躇了一會那時伊的眼眶裏撲簌簌的滾出幾顆淚珠一滴一滴落下來濺污了那破的紅色地衣

伊穿上了棕色的短衫帶上了棕色的帽子伊舞動着裙子跨出門去走下扶梯直往街心裏走去伊混合在街路上來往的人堆裏頃刻間不見了

伊在路上看見一塊招牌便立定了看見上面寫着「蘇佛尼夫人各種頭髮貨品」德娜看完連連的歎氣伊轉了一個念頭跑上幾層石級推門進去了那位夫人好大身體面色死白態度冷淡不很像那

一蘇佛尼。

德娜開口便問你……你可要買我的頭髮麽。

夫人答道我要買的請你脫下帽子先給說看看你的頭髮好麽。

那有微波的棕色小瀑布又瀉下來了。

夫人拿起德娜的頭髮細細的看了一翻說道二十塊錢。

德娜忙道快些把二十塊錢給我罷。

此後的兩點鐘的工夫德娜在街路上跑來跑去在店鋪裏東搜西羅一心要想尋一件伊送傑姆的聖誕禮物到後來伊居然覓到了那件東西一定是專爲了傑姆造成的伊在店鋪裏尋遍的了別處再也沒有同樣的一件那樣禮物是一條白金的表鍊質地純粹式樣玲瓏他的價值完全在物體的本身却不在美麗的裝飾好的東西大半不在外觀却在實用的那條表鍊配上傑姆的金表可稱珠聯璧合了伊心愛此物見了便已認做傑姆的表鍊了當下論定貨價伊化了二十一塊錢買了那條白金表鍊飛也似的趕回家來伊心裏只想到傑姆有了這樣一件禮物不知道要怎樣的歡天喜地咧今年的耶穌聖誕節又不知道憑空要添多少快樂呢伊想到出神却忘記了衣袋裏只賸下八毫七分錢了那些毛錢餅子在衣袋裏鏗鏗的作響不知道他們還是在那裏笑呢還是哭呢。

德娜回到家裏伊的興高采烈的神氣慢慢的減少了伊取出捲髮的鐵器點上煤氣忙將伊剪剩的頭髮修理起來這是伊和他夫婦間愛情上的犧牲造成的一個紀念物朋友們那是一件極難做的事呀四十分鐘後伊的頭上滿蓋着一層短小臥伏的鬈髮那副模樣兒恰像一個賴學的小學生伊對着鏡子裏的伊細細的批評了一回

伊低聲自言自語道倘使傑姆見了不殺死我他就要錯認我是一個柯南島上的歌女呢但是我委實沒有第二個方法我只有一塊八毫七分錢教我又能夠做出什麼事來呢

七點鐘的時候咖啡做好了煎炒鍋放在火爐背上已經發熱可以煮肉了

傑姆從來沒有晚歸家的德娜把那白金表鍊摺了放在手心裏伊坐在靠近他時常出進的門的桌子旁邊靜候他回家來伊聽見他跨上第一步扶梯的脚步聲伊頓時面色灰白了伊平素有一種習慣就是喜歡爲了日常最簡單的事情做短的默禱現在伊就低聲說道「求上帝使他想我仍舊和從前一樣的可愛」

門開了傑姆走進來就把門關上他的身體很瘦弱神色很莊重可憐他還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却背了一家生計沈重的負擔這樣的隆冬天氣他手上沒有手套穿耶穌聖誕到了他也沒有新的大衣

穿。

傑姆在門背後立定了一些也不動好像一隻捉飛禽的獵狗聞着了鵪鶉的蹤跡一般他的視線貫注在德娜的頭上他的眼睛裏送出伊所不能明白的神情伊看了害怕起來那不是憤怒也不是驚奇也不是不悅意也不是恐怖更不是伊所能料到的情感他還是凝視着伊他的臉上顯出奇怪的模樣

德娜慢慢地離開桌子走近伊的丈夫伊喚道傑姆我親愛的不要這樣看我了我已經把頭髮剪去賣了因爲我不給你一件禮物就不能安心過這聖節我的頭髮再會長的你不會不快活的罷我祇有這樣一個辦法好在我的頭髮長得非常的快傑姆你快說「歡喜的聖誕」罷我們可以尋快活了你不知道我給你買得怎麼樣一件精美的禮物呢

傑姆殷勤的問道你把你的頭髮剪去了麼

德娜回答道剪去了賣掉了我是沒有頭髮的我了你看是不是到底你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愛我麼

傑姆把房間四面細細的看了一番他說道你剛才說你的頭髮沒有了麼那時他露出癲狂的神氣

德娜說道你不必再去尋了我告訴你頭髮賣已賣掉了沒有的了小孩子今天是聖誕節的前夕了你同我要和好才是因爲那都是爲了你伊接着又甜蜜的說道我的頭髮也許有一定的數目可以數的但是我同你的愛情永遠沒有人能夠數得清的：

傑姆我把肉煮上罷好麼

傑姆在精神迷離恍惚中蘇醒了他擁抱他的德娜在懷裏……過了十秒鐘傑姆從大衣袋裏摸出一個紙包順手拋在桌上他說道德娜你不要懷疑我了我無論如何總是愛你的隨便你把頭髮洗了剃了或是剪了我愛你的熱度仍舊一分也不減少的但是你倘使解開這個小紙包來你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我剛才有那副模樣了

德娜的纖細白嫩的手玲瓏的把繩子拉斷把紙包解開伊接着發出快樂的呼聲一會兒又是悲痛的哭聲一時手舞足蹈一時愁容滿面可憐伊接連感受了兩種絕對的激刺

桌上放着一套精美絕倫的梳子那套梳子德娜在百老匯路上店鋪裏看中了好久了可愛的梳子呀梳背是純粹的龜甲製成的邊上還鑲着珠玉寶石呢的確是德娜的頭髮上最好的裝飾品了伊知道那些梳子是價值昂貴的伊心裏非常愛他們可惜美中往往有不足伊如今却沒有使用他們的希望了梳子果然是伊的了可是插帶這些裝飾品的頭髮已經沒有了

但是伊把那些梳子擁抱在伊的懷裏好一會兒伊才能夠擡起朦朧的眼睛帶着微笑說道傑姆我的頭髮長得非常之快的

德娜像小貓似的跳將起來口裏嚷道哎呀

那時傑姆還沒有看見伊送給他的禮物呢德娜急忙的伸出玉臂來伊的掌上臥着一條白金的表鍊那金屬的光彩裏好像映出伊的一番苦心

伊說道傑姆這件禮物可好麼你可中意麼呀我差不多尋遍了全城的店舖才覓到這樣一件寶貝好了你從今以後每天應該探出懷中時計來看上一百次才是你的金表給我罷我要看看金表上配了白金表鍊到底怎麼樣

傑姆並不從命却倒在榻上雙手枕着頭只是微笑他說道德娜我想暫時把我們的聖誕禮物都收藏起來罷我們現在使用覺得太嫌可惜了……德娜我親愛的我賣掉了我的金表才換得那一套梳子現在……現在你且得把肉煮起來罷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一段燈臺的考據。

日本人也忘其所以。

黃表中不知寫些什麽東西。

第二章　探新聞李鏡泓訪友　懲頑劣賀鉞白進牢

話說陳毓看見那男子作和尙裝束，一路嗱經走到他自己院落裏一株松樹底下那松樹下有一隻人造石的燈臺彷彿中國古廟裏有頂的香爐一般這種燈臺日本式房屋的院落中十九是有的不過有大小高矮不等除壯觀瞻之外還有甚麽用處著書的也曾向日本人打聽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便是這東西的來歷也不曾稽考得出姑且算他是一隻人造石的燈臺罷了那男子走近那燈臺吹燃了手中紙捲將一捲黃表紙點着連同紙捲塞入那燈臺的四方窟窿裏一陣黑烟捲出黃表紙須臾化了那男子就將兩掌合攏來口中一面念念有詞一面向那燈臺頂禮膜拜陳毓看了實在好笑心想愚夫愚婦禮拜偶像已是可憐可笑然偶像畢竟還似一個人這人

紙灰化作白蝴蝶•
文心細極•
吹皺一池春水•底事干卿•
日本和尚的老婆•稱爲梵嫂•

造石的燈臺算是甚麼難道也有靈氣嗎用得着是這們向他拜了又拜怪道前日一陣風刮了許多紙灰沾在我和老李的衣上當時還猜疑了好一會不知那些紙灰從那裏吹來的原來就是這們一個來歷陳鐵心裏是這們思想兩眼仍望着那男子見他立起來拜下去也沒人數着不知拜了多少次口中不念了才停了拜探頭看了看四方窗櫺裏的紙灰大約是恐怕那黃表紙有不曾燒化的看過之後隨即轉身走上廊簷進房裏去了始終不曾擡頭向左右望過一眼陳鐵久已覺得這一對男女來得太稀奇一心想根尋他們的究竟這一來更是橫梗在腦筋中覺得世界上的事沒有比這個再奇特的了也無心照平日的樣躺在藤椅上用功了逕走入房中將剛才所見的情形一五一十對李鏡泓說了李鏡泓笑道聽說日本的和尚都有老婆這個男子祇怕是學日本和尚的樣吃肉睡老婆全不忌但是他既做了和尚怎麼又住在家裏而且裝束又時時更換一時西洋服一時和服一時中國服這畢竟是一個甚麼怪物呢據你說那女子的衣服態度也就妖冶得不像個能修眞養性的人我看這其中

賢夫婦却專於偵探人家●

撇開李鏡泓夫婦●

又叙賀鉞白歷史●

買文憑已成普通事●

飯大學三字新穎●

必有一段很新奇的來歷陳繼點頭道我也是這們想我們用過早點何妨去賀鉞白那裏坐坐順便探聽一番若是他能知道詳細不可解釋了我們滿腹的疑團並免了以後每日的疑神疑鬼嗎李鏡泓道也好好在此去沒有多遠的路當下二人用過早點便步行到駿河台來於今且說這賀鉞白係江蘇丹陽人從光緒三十一年就考送到日本來進了好幾處私立學校皆不曾畢業過近來却改變方針一心一意的要弄一張中央大學的畢業文憑回去日本的私立學校除慶應義塾而外畢業文憑本來沒有甚麽難得何以賀鉞白這們多年倒弄不着一張呢這却有一個很大的緣故賀鉞白因知道私立大學的文憑都可以花錢買來自從宏文中學校畢業之後便進了明治大學的商科有時高興也親去聽聽講不高興就不作理會這種不作理會的態度也不祇賀鉞白一人凡在明治大學的中國學生都差不多不但中國學生便是他們日本人十個之中大約也有七八個把聽講不當作一回事所以日本人叫明治大學普通都叫作飯大學一則因日本人叫飯(ジメ)的字音和叫明治(ジメ)的字音

年人的一
個三不主
尊號●曰聞
小氣的對

差不多一則簡直是形容明治大學的學生祇知道吃飯但是在明治大學讀書的講儘可不去聽講義却不可不去領領講義是要繳講義費和學費的大凡留學生在學問上不肯用功在吃喝嫖賭上必是很肯用功的這也不僅是留學生的公例凡是不務正業的人無不如此符鉞白的惟一嗜好就是愛嫖然他一不愛嫖藝妓二不愛嫖女郎三不愛嫖賣淫專一愛偷偷摸摸的或是在甚麽劇場或是在甚麽活動寫眞館遇見可愛的女子他立刻施出他那偷香竊玉的手段來成功不成功他都不問祇求挨近那女子身邊碰一碰胳膊或是聞一聞香氣他便喜不自勝的以爲是這一日的成績日本女子有一種特性凡曾在日本住過三年五載領畧過這種東洋貨滋味的大約都能知道是一種甚麽特性呢說起來好笑著書的一時也找不着一個很適當的名詞就好的這方面說法姑且算他是大方能但大方兩字的意義在這裏祇能作不小氣的對待名詞看這不小氣三字又祇限於男女交際上才適用得着日本女子因有這種特性所以對於男子的輕薄舉動看得極平常絕不像中國有禮教家庭的

只怕中國•要漸漸的學日本人樣子了•

講中國女子所愛•與日本女子所愛的不同•這是視察精密處•

日本藝妓愛相撲

女子對於男子的無禮行爲毫不寬假日本的女子無論他身分怎樣祇要他有單獨進劇場及活動寫眞館的機會即帶着有給人引誘的可能性就祇怕引誘他的人資格差遠了夠不上高攀便沒有上手的希望但是資格儘管太差希望是沒有希望然絕對不至因高攀不上受投梭峻拒的恥辱正和孟夫子緣木木魚的比譬一般雖不得魚無後災至講到資格一層第一自然是天賦了日本女人所中式的天賦比中國女人大是不同中國女人心愛的論容貌是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論身段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論性情是溫存蘊藉細膩風流論言語是輕柔清脆吹氣如蘭論學問是歌賦詩詞萬言倚馬這幾門資格都完備了而中國女人見了不中式的祇怕也就少的很了日本女人所心愛的簡直可說是完全相反容貌是要濃眉大眼方口巨鼻身段是要闊背圓腰挺胸豎脊性情是要豪放不羈磊落儁爽言語是要沉雄渾厚簡切中肯學問則首重外國語言英語更是日本人所最崇拜的東西不問男女次之則重柔道劍術相撲家雖也有一部份女人中式祇是藝妓爲多並且相撲家的資格不特中

家猶之中國妓女愛武伶

這是作者研究所得

日本人之提倡武術終不脫勢利兩字

國人萬不能取得就是日本人假若他不打算以相撲家終身不肯犧牲其他一切學問與事業亦斷不能取得這相撲家的資格因爲相撲是日本獨有的武術中國古代雖也有相撲爲戲的說法但實際上是全不相同的日本練相撲的人除鍛煉身體日與同類的人角鬥外終其身不與聞他事他們的生活全是由他人供給不能自謀供給他們生活的人多半是王侯貴族次之就是春秋兩季在東京兩國橋舉行大角鬥的買票費再政府也有相當的津貼這種人對於國家所負的義務可說是沒有然日本舉國上下何以這般尊重他呢每次大角鬥時候某人勝了某人敗了新聞紙上詳細登載的不算每次分了勝負各新聞社立刻印發號外並到處通電勝負決後不到一兩點鐘已是傳遍全國了這就是日本人提倡尚武精神的最顯明表示此外並沒有旁的用意一部份愛相撲家的女人無非是見王侯貴族的人都尊重也就學時髦跟着尊重罷了賀銕白的資格在中國女人眼中看了縱不說如何厭惡然相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的恐怕百人中也難得一個這樣的知己這時賀銕白的年紀已是四

形容得出•

馬鹿大將之所以出名•

此譬如中國人的罵小鬼一般•

日本小孩此種地方最是討厭•

十有一了身材高大皮膚粗老兩條眉毛長有二寸寬有六分兩眼深陷却很有光芒望去就和懸了兩盞燈在山岩下一般兩顴也是高聳出來與倒八字鬍鬚相對峙他步行的時候晃晃蕩蕩越是在矮小的日本人叢中越顯得他翹然挺出因此他的朋友都戲呼他爲將軍而日本小孩則趕着他叫馬鹿大將他爲這馬鹿大將的綽號還受了幾日牢獄之災說起來又是可笑又是可氣他初到日本的時候不懂得馬鹿大將的意義後來知道日本罵鹿馬照字義雖不過是罵人愚蠢然同一罵人馬鹿於語氣之間極有輕重的分別友朋閑談遇不滿意的事隨口罵人馬鹿被罵的十九一笑了事戀愛的女子有時罵俏也罵馬鹿被罵的更是欣然承受然這兩字一在口角的時候罵將出來則被罵的莫不認爲極重大的辱詈就是日本小孩趕着拿馬鹿大將四字叫罵賀鋮白也要算是侮辱達於極點了賀鋮白不懂得沒要緊既已明白了這輕重之分如何再能忍受呢那些小孩見趕着叫罵沒有反響小孩心理便以爲這人眞是個馬鹿大將了賀鋮白每次出外趕着叫罵的越添越多叫罵的聲音也就越多

寫一罵字•就有各種狀態•

日本小孩喜罵中國人•成爲習慣•

髮辮盤在帽子裏•是調和的法子•

如此穿洋服•所以苦惱了•

越大有跳着罵的有跑着罵的有旋罵旋笑笑得喘不過氣來的有恐怕賀鉞白不聽見特地跑上前回轉身來立住脚仔細端詳着罵的這些小孩何以這們歡喜罵他呢研究起原因來一半固是日本小孩歡喜罵中國人一半也是賀鉞自尋煩惱他生性雖是愛嫖却鄙嗇得十分厲害他來日本的時候年紀已有了三十多歲那時想將來學成歸國做官的心思很切因在清朝不留髮辮恐怕在官場不能討巧而且怕犯了革命黨的嫌疑所以他初來日本的兩年中捨不得將髮辮去了祇是眼見得一般留學生都剪了他心想獨自拖着一條大辮子在背後似乎有些不雅觀於是就將頭髮縮了一個道裝的髻子堆在頭頂上偏巧他的頭髮又多又長無論如何盤縮那髻子仍有飯碗粗細出外就把一頂帽子蓋着帽頂總是朝天凸起這樣子已屬令人見了好笑又他初穿洋服以爲是和在國內時穿體操衣一般冬天氣候嚴寒操衣裏面多有穿一件羊皮小緊身的他未動身來日本之前聽說日本四面環海冬天極冷又無皮衣服可買他就特製了一身絲棉衣褲帶到日本來不論穿洋服和服都把那身

大概是湖州人罷。
但是如今的世界。
不通盤打算不行。
國人好穿洋服。而
不修邊幅的。眞是
難看。
像象腿一般。眞令
人絕倒。

綵棉衣褲塞在裏面和服寬大塞在裏面雖也覺得難看但是還可勉强混過去不至十分惹人注意惟有塞在洋服裏面簡直蹩歷得寫不出畫不出形容不出那種醜模樣來像他這種裝束在一般學速成法政的老先生隊裏原不算甚麼稀奇就因賀鉞白初來住的地方不是那些法政先生聚居之所日本小孩少所見多所怪而他的身材又特別加大還有一層他既鄙嗇成性隨便購辦一樣物事都得通盤計算普通和服的價錢雖比較洋服便宜然僅能在日本穿着一回中國就不能穿了洋服是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穿的所以賀鉞白的衣服除了夏季是穿一件極輕而易舉的和服浴衣外餘秋冬兩季的衣服一概都是洋裝洋服不比中國衣服中國衣服穿的不大熨貼不大稱身旁人見了不過說這人不愛修飾衣服不漂亮罷了洋服若是不稱身或是折縐太多就得給人笑話賀鉞白初穿洋服那知道這些講究更塞了一套綵棉衣褲在內兩腿兩膀就和癩象的四條大腿一般一輪一輪的又像是圍了許多水桶箍在上面這種裝束在外面走怎能教日本小孩不趕着叫馬鹿大將呢當前消的時

罵豚尾奴視爲等閑惡口也是涼血一流。

罵一般人非罵個人就不生氣了。

不去煩惱係自尋煩惱。

候留學生在日本祇要走小孩子多的地方經過多少總得聽幾句豚尾奴的惡罵當時留學生不曾被罵過一次的敢說一句武斷話簡直沒有被罵的雖是覺得厭惡但趕着罵的全是未成年的小孩沒有適當懲處他們的辦法並且大多數被罵時心理很視爲一句等閑的惡口一因中國人的辮髮在中國不覺顯眼在外國實也自信不甚雅觀普通留學生自己的辮髮既經除去了對於未曾除去的也和日本小孩一樣不大表示好感日本小子罵的是豚尾奴我沒有豚尾便可自己解說罵的不是我用不着我多管閑事去和他們小孩計較一因豚尾奴這種不好的名詞是罵中國一般人的並非單獨罵那一個他們要罵儘管去罵祇要不指出我的名字罵來我就裝作沒聽得免得尋煩惱還有許多初到日本的不大懂得日本話聽不出是罵他的也有就是聽懂了打算反抗和罵的爭辯一番無奈自己日本話程度聽得來的多說得來的少不知應如何爭辯才好充其量回罵一聲馬鹿也就完事了賀鉞白若是聽得罵他豚尾奴他自己摸摸頭頂上確是有一條豚尾多數沒有這條豚尾的尚且忍氣吞

日本小孩•乃能上此徽號•

身大腳長活畫出馬鹿大將狀態來•

一場打架宛如小鬼跌金剛•

聲的挨受他又有甚麼挨受不了呢無如那些小孩偏是對於他特別優待放着現成的豚尾奴不罵單獨揀出這一個極刺耳極惡心的馬鹿大將來罵他這四個字簡直把賀鉞白那種寫不出畫不出的醜態窮形盡相的在這四個字裏烘托出來這日追蹤跟罵的小孩一多實在把他罵得冒上火來了故意緩緩的向冷僻地方走去更裝出些馬鹿樣子逗得那些小孩越罵越得勁不知不覺的就跟着進了一條冷巷賀鉞白看了看兩頭都沒有大人一折身掉轉來就伸手去抓小孩小孩却也知道不好了也回頭拚命的跑賀鉞白身大腳長一步賽過小孩三五步自然一追就抓着了兩個其餘的都抱頭鼠竄了賀鉞白不曾生得三隻手一手抓着一個小孩想毒打他們一頓祇苦騰不出手來兩個小孩被抓料想沒有很好的待遇祇得苦着臉求饒賀鉞白那裏懂得那些求饒的日本話呢全不倸理他氣忿忿的打主意看如何才能放下一個打了這個再打那個兩個小孩看賀鉞白臉色神氣沒有肯饒恕的意味臂膊又被抓得痛澈心脾同時很掙亂叫起來兩個口裏叫的是叫救命賀鉞白也不懂得見兩

大有碰頭的機會

日本警察慣欺負留學生

日本小孩慣會放刁

個想要掙脫恐怕被掙脫走了不曾飽打一頓許多日受的惡氣再無此好機會可以發洩也來不及打主意了就把兩手一開一合使兩個小孩的頭碰頭碰的和殺豬一般的叫救命賀鉞白一邊手裏抓着人打碰一邊口裏拿中國話混帳忘八蛋的亂罵正碰罵得高興猛聽得耳根旁邊霹靂也似的起了一聲大吼隨覺自己的兩條胳膊被人抓住了待再碰下去兩膀却如失了自由支使不動了即時停止了亂罵向兩邊一看不好了一邊立着一個制服佩刀的警察那兩個警察的臉上賽過堆了一層濃霜四隻眼睛都用那極嚴厲的眼光釘注在賀鉞白臉上每人兩手捉住賀鉞白一條胳膊口裏祇叫快鬆手放了小孩賀鉞白雖不懂得是教他鬆手但是到了這時分本也要放開手了兩個小孩見有保護他們的警察來了即時各人雙手捧住各人的頭一面喊痛一面向警察哭訴道我兩個在這巷口玩耍這個支那人忽然拉住我兩個說有話要和我兩個講我們不認識他不肯同走他的力大拉着我們到這裏來也沒說甚麼話就是這們碰打起來我們叫救命他仍是碰着不理訴完又哭警察鼻孔裏

結巴子的話•如何教人懂•日本警察身邊•却慣藏這痲索•中國警察•尙未有此•有意侮辱•是點醒語•

哼了一聲怒容滿面的問賀鋨白甚麼事抓着兩個小孩是這們毒打賀鋨白陪着兩眼初上口的日本話如何能述的明白一椿事出來呢結巴子似的結了好幾句自以爲是述明白了警察却一句也不承認是日本話知道是才來日本不久的便也懶得多問兩人都施出那捉拏強盜的手段每人從腰間抖出一根筆管粗細的痲索來這種痲索站街警察和便衣巡查暗行偵探等身上都帶着有一根的痲索的兩端縮好了兩個現成的活結抖開來往犯人手腕上一套即可拉着便走不過須使用痲索的犯人必是很重要的案子犯人有脫逃的必要才用這痲索縛了手腕以防意外若是尋常案件誰肯脫逃增加自己的罪犯哩所以用不着他論賀鋨白這回的過犯絕無逃跑之必要就是敎他逃跑也未必眞有這們膽兩個警察何嘗不知道是用不着痲索的人犯然兩人都絕不躊躕同時從腰間抖出那索把賀鋨白的手腕縛了無非是有意侮辱中國人所以一人縛了還不上算一人縛住一隻手腕分左右牽扯着在街上行走好使一般日本人看了開心可憐賀鋨白這時到日本還不上一年那裏知

魚肉久矣•

縛了麻索走進麻布•相映成趣•

悔之晚矣•

飽嘗鐵窗風味•

道日本的法律和習慣日本話又說不來魚之肉之祇得聽憑那兩個警察處理被牽扯着在馬路上行走面子上自免不了有些覺得難爲情但也祇得把頭低着跟着走了好一會才到了一處警察分署賀鉞白擡頭一看那大門旁邊懸一塊木牌上寫着麻布區警察署兩個警察將他牽進署內不但不立時審訊連姓名籍貫都不問一聲逕送到一間柵欄門的房裏去了兩手的蔴索倒鎖着門去了賀鉞白一看那房中空空洞洞的一些兒陳設沒有地下一沒有蓆子二不是地板就是和馬路上一般的塞門汀連可以坐的一張凳子也沒有心想這就是監牢嗎就是拘留所嗎我犯了甚麼罪應受拘留便算是犯了罪也應先審問明白方能將我關在這裏呢祇可恨我不曾學過法律又不會說日本話祇好忍受了這場羞辱賀鉞白糊裏糊塗的在那間沒一些兒陳設的房裏過了兩日每日吃一頓烏黑鐵硬的兩片麵包一頓粗惡如砂的半碗麥飯再無一個人來理會他這種痛苦也直夠他受的了過到第三日看手上的錶已是十點多鐘了還不見送黑鐵麵包進來肚中飢餓得溝氣迴腸了心裏恨道難道

連這一點點黑麵包都不給我充飢了竟想就是這們將我餓死嗎可惜我的朋友和同鄉的都不知道我關在這裏了若是有一人知道總得設法來救我出去於今我關在這裏面也沒有給我傳消息出去的機會照日本小鬼對我的情形看起來難免不就是想這們將我餓死我前日進來的時候看見那兩個小孩也跟着進署來了我當時以爲必得對審一場我日本話雖不能說筆談是能達意的誰知竟一句話也不問這些沒天良專欺負中國人的小鬼不是存心要將我餓死在這裏嗎賀鉞白獨自是這們思想越想越覺得自己所料不差想到傷心之處就忍不住哭泣起來正用雙手掩面靠着磚牆哭泣忽聽得嘩喇一聲嚇了一跳不知是何物響亮且俟下章再寫



賀鉞白最怕的是把他餓死●所謂失節事小●餓死事大也●

拿破崙之軼事

（菊高）

拿破崙之軼事。不可勝數。然率皆爲人所迻譯。不必煩余贅述矣。近見支加哥光明雜志。The Light 刋有一則。新穎可喜。不揣謭陋譯之如左。聊以爲星期之補白。供閱者之談助耳。

拿翁失敗後。僻居荒島。心灰意亂。神經感觸。遂得狂妄之症。時痛哭流涕。戟指申申而詈。時手舞足蹈。捧腹哈哈大笑。嘗擊桌大聲曰。我拿破崙。脫有一日恢復自由者。當殺盡世人。吾妻若子。亦決不稍予寬恕也。欲紀錄之。苦無筆紙。乃以磚屑劃土而書。字體嫵媚。似出自閨中人手。殊不類其人焉。

獵人偶記（五）

向愷然



第五章

獵時不貴人多有經驗者三五人任獵何種異獸皆足分布集十數或數十無經驗者於一山轉足害事一緣責任不專一恐彈傷同伴故人多之獵除獵蘆雁外無多至十人者獵蘆雁之法有二一晝獵一夜獵蘆雁最能羣多者數萬頭飛則翳雲日集則蔽原野羽翼搏空之聲較百十航空機之音爲尤烈晝獵以槍槍長大倍尋常一槍之彈能殲雁數十獵者恒十餘人擇良於掩護之地擬槍以待浮水上者不能擊必投石使驚飛然後擊之無不紛墮水中能飛而逸者里許復集獵人從之擊如前三數

社會百問題

一個耶教信者對於素食之意見

篤

上期（不忍）君『素食主義』篇中引用耶穌訓人不必素食之語査耶教典籍祇有聖經一部計分六十六卷上部三十九卷記耶穌降生以前之事名爲舊約下部二十七卷記耶穌降生後之事名爲

復雁無噍類矣此盡獵也夜獵則有水與陸之別然皆不用槍羣雁夜宿不論水陸必有警者若司夜然時引脰四矚有異則延頸長鳴雁皆有偶司夜之雁則無偶之孤雁也孤雁長鳴羣雁即驚飛獵人伺其旁燃線香一束以竹管籠之隱其頴上下揚動孤雁見火輒狂鳴獵人急納頴管中羣雁飛起見無警復相將下集集後約半炊許獵人復舉火孤雁復鳴羣雁復驚飛見又無警則相與噪孤若訴病其妄者噪已復集獵人更爇火孤急鳴如怒繞羣而飛亦似甚病羣雁貪交頸之眠者羣不飛而四望線香之頴既納仍不知警之所在乃羣起啄孤孤不能堪離羣而立更見火則作悲苦之鳴羣鼾睡如不聞孤知不見信懼同及於難遂嘎然一聲高飛引退羣集於水者獵人繫囊於腰囊以麻爲之其製類網大可容三人其口範藤爲圓帑一掀盤囊中之物即無由出距雁羣數十武入水漸泅而近獵者

新約欲親耶穌之訓誨當然須求諸新約之中考查新約中並無如(不忍)所引之兩語且關於肉食素食耶穌從未有所主張惟舊約中有兩段聖經與素食主義頗有關係摘錄如下

創世記第一章廿九至三十節

『上帝許諾人們說遍地結子的菜蔬和樹上所結的果子我全賜你們吃至於地上走獸空中飛鳥和各樣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他吃』

必善泅非第不能激水成聲且不能有激蕩之浪但有柔靡之波雁認爲風不之覺也獵人近雁一一捉其足曳入水而納之囊手法習練有素雁足入手無有逃者一雁得逃羣雁皆驚逸矣獵人若遇一雁脫手則皆不動聲色亟潛伏水中羣雁盤空下視視無異狀又下集如故如是乎羣就殲焉其宿於洲渚者則於孤雁引退後張四面之機網網以絲爲之其製絕巧雁一觸網鮮有脫者即脫於彼亦復羅於此矣惟張機時須人多斂捉方不至機未全張而羣雁驚逸也其他之獵皆以三四人爲率而獵虎豹竟有以二人爲之者以余所見有宋樂林者不知其籍何許民國七年始率其一子來吾鄉自構屋居山中初不與鄉人通慶弔一年後方漸識諸獵戶人無審其何以爲生者有獵人入其居見室中張虎豹之皮數十具有新剝血肉未乾者獵人駭詢所自來宋樂林笑曰君等業獵乃不知虎豹之皮

創世記第九章三節

「凡活着的動物都賜你們作食物我賜你們這一切如同賜你們菜蔬一樣」

照以上兩段聖經看來其第一次准許人們只吃蔬果其時爲純粹無罪的原始人及第二次由人們之始祖受魔蠱後遞嬗至此洪水時代雖有挪亞之義然人的根性已變壞人欲日熾同類且相殘殺何況其他故人類肉食之起端即在此時期耶穌訓人愛人如己蓋

之所自來耶諺云羊毛出自羊身上則是虎豹之皮當亦出自虎豹之身也獵人曰然則子亦業獵者乎顧何弋獲之多也宋微頷其首曰凡業貴專專者所獲自厚吾父子專獵虎豹是區區者乃一年之積君視之曰多吾猶甚不慊於懷也獵人駭極而疑因叩爲獵之狀且請示其獵具宋不欲固請乃於牀頭出鐵鍬一具示獵人曰是即所以獵虎豹者也獵人視鍬大於尋常者三之一重可十餘斤上黏泥土一如農家物獵人怒其妄曰是不足以殺犬豕三歲之童猶將知之乃以欺我乎宋大笑曰吾固知君之不見信也吾父子視虎豹猶不若犬豕奈何獵人怒而出言於諸獵者莫不謂宋樂林誕妄然與白石嶺對峙者爲指尖嶺皆爲長平二邑之大山平日藏匿虎豹極多無日不傷數人自宋樂林至不及二年已漸少虎豹之跡更不聞有傷及行人者諸獵人亦稍稍怪之余識獵者最多有以獵人見

人人能互助能相愛然後由此仁心推及物類亦意中事耶穌說敎時期統計不足三載時以天國臨格爲念而天國臨地若何現狀可以舊約以賽亞之預言以賽亞六十五章二十五節「狼必與羔羊同食獅子與牛一樣吃草蛇必以塵土爲食」徵之可知耶穌敎雖不提倡素食照以上聖經之意引而申之亦可以培養愛心恢復原人而主張素食也

笑按篤君此函深謝盛意不忍

宋樂林事相告者余獨深信其非妄欲獵人爲介以謁宋獵人或忌嫉或患見慢皆不願往余乃專誠詣其居而投刺焉宋方當門織履起迎之態殊落莫無世俗工於酬應之容觀其年約四十許軀幹短小不及中人皮膚尤黧黑黝然如漆十指瘦銳若雞爪時方九月衣靑絹製之短袂頭亦以靑絹裹之兩鬢有長鬚露出可知其尙蓄髮也雙眉濃黑如漆目深陷睛小而有光白爲赤筋布滿若患火眼者

形至可怖準隆而正氣宇溫雅不類野人尤不類多力能獵虎豹者逐余坐叩余姓氏且謝曰吾愧不識字余時甚悔投刺之無謂道姓名居址畢告以仰慕而專謁之誠意宋亦無撝謙之語但詢余何所業余笑應曰亦嘗讀書然非賦性所近獨喜獵耳第苦術不能高故來求指示願聞君家獵虎之法宋曰吾父子流落於此獵虎固非素習因其皮可易衣食是間又多獸此物故偶爲之今已獵將盡不日

君之所引述。大槪亦引創世記第九章三節所云『凡活着的動物。都賜你們作食物』云云。今篤君推闡教義。謂人的根性。由漸變壞以至人欲日熾。同類相殘。可見耶穌愛人及物。亦不以殘殺生命爲然。篤君可謂培養愛心。仁者之心。願對於耶教信者廣爲宣傳。亦一種福音也。

當捨此他適矣余知其異人初見不敢探其身世乃曰虎豹爲百獸中之最兇猛而多力者君當之不畏犬羊神勇固足驚然所以獵之之道必有足言者君不日既將他適安可不留此震爍今古之蹟於熱慕者之腦海乎言時適一壯士將茶出年約二十體壯碩於宋將倍之余立爲禮宋曰此小兒也不敢當禮余請其名曰乳名能官因語能官曰客欲知吾獵虎之法其取刀叉來與客觀之能官諾而退須臾二手執一器出一爲三刃之叉木柄長可四尺叉與柄相銜接處貫薄鐵餅二枚搖之當郎作響三尖皆不鋒利且鏽生其上不似可以殺虎之具一爲奇形之刀余生平不曾寓目者五刃相排如扇頁每刃長及二尺鋒可吹毛而斷檀木之柄大如茶杯柄端有三鐵鐶若漁人之叉柄刃共長八尺余思此器誠能殺虎但長大如此重亦當在六十斤以上安能揮使裕如也余正擬度宋已笑謂余曰客

小說雜談

（無諍）

口我說無論什麼小說都有益處。有人問道。哀情小說呢。這不過陪兩滴眼淚罷咧。我道。益處怎麼沒有。譬如說。某人、濫用情以致情場失意。於是閱者在情場上便謹慎些。譬如說舊家庭的父母頑固。以致釀成哀情。於是那些頑固或者有些覺悟。這豈

知此刀之用乎曾數十虎斃於是矣余答不知並請其說宋曰虎有所惡亦有所懼獵者不可不知也惡銅鐵之聲懼朱紅之色吾既察是山有虎則擇地掘丈許之深坑坑寬不過二尺長不過七尺吾居其中而植此刀焉吾兒懸寬大之紅布於坑之左右而以身當坑立舞此又作響不絕虎聞聲必趨至見吾兒則猛撲吾兒善縱跳退躍過坑虎撲勢猛無不墮坑者墮坑則胸腹陷吾刀矣百無一免者吾豈眞有殺虎之神力哉虎來自殺也余初聞其說而驚疑繼思虎之性質行動果富膽力者以此法獵之實是妙不可言宋之言絕無欺飾也但不審以何法能察此山有虎而掘坑佈置以待因質之宋宋笑曰有何難察但人不之察耳獸中以虎之鼻息最巨其所止無林木無風動枝葉之聲以亂其音浪於夜深萬籟俱寂之時潛至類能藏虎之處匍匐以耳貼地凝神聽之方里之內但無高峯阻隔其息

不是益處嗎。

□滑稽小說是尋尋開心的。很有益於身心。可是很難做。要不外於『說』『獃』『頑』這幾個字。我最歡喜看卓呆君的滑稽小說。如今卓呆君看了我這條評論。不知以為如何。

□偵探小說最不好的是弄起評註來。閱者在評註中。便能看得出罪人是誰。看下去便索然無味了。還有一事要注意的。便是封面畫。若是畫一個犯案時的

音未有不入吾耳者至其行步之聲尤易察出落地柔靡而沉重輕捷而穩實者非虎豹之步而何哉余大欽服曰君誠善格物者矣以如此知識能力獵虎豹無惑乎虎豹之俯而就殲也余別後十餘日更往訪之則茅屋三椽已傾覆於荒烟蔓草中朱樂林父子不知以何時他適何所矣悵然神往者久之詢諸獵人無一知者亦無一注意及之者特誌其居吾鄉之蹟並其姓氏容態於此有心者倘遇其人或不類余之無目而失之交臂也

八

樣子也能猜得出罪人是誰。小說取的名也要注意。我從前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叫做『辣女兒』封面畫是一個女子。拿着一柄長刀。內容說是一個老人被刺他有一女一子。我也不必說出兇手是誰。讀者自然就明白了。